

孙犁的艺术风格

SUNLIDEYISHUFENGGE

周申明 邢怀鹏



河北人民出版社

孙犁的艺术风格

周申明 邢怀鹏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孙犁的艺术风格

周申明 邢怀鹏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3印张 46,000字 印数：1—2,56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11 定价：0.27元

目 录

引言·····	(1)
一、独具特色的时代风云录·····	(6)
二、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	(22)
三、浓郁隽永的诗情画意·····	(36)
四、纯熟新颖的“白描”手法·····	(50)
五、浑朴自然的艺术结构·····	(64)
六、精湛动人的语言艺术·····	(74)
结束语·····	(89)

引 言

孙犁同志是一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在全国、尤其在河北一带流传很广，影响较大。许多同志对他的创作道路是熟悉的。孙犁一九一三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村庄。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开始在新文坛上崭露头角，他一面从事教学、通讯和编辑工作，一面辛勤地进行创作活动。由于他较长时间生活和战斗在白洋淀一带和晋察冀边区，为他在作品中反映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全国解放以前，他发表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建国初期，在从事写作短篇小说、散文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正处在创作上的黄金时代的孙犁同志，到一九五六年以后病魔缠身，致使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年月里，他以沉默表示对那些丑类的愤懑和斗争。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庆锣鼓，振奋起孙犁同志的革命精神，他老当益壮，

奋笔疾书，不顾体弱多病，写下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和文艺随笔。

孙犁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十分认真的。他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作品。所以，就这位已经走过四十多年创作道路的知名作家来说，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太多，但在质量上却几乎每一篇都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思想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相当和谐统一。他的主要创作，有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集《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农村速写》，这些集子的作品，大部分收入以后编选出版的短篇集《白洋淀纪事》里。长篇小说有《风云初记》，中篇小说有《铁木前传》，还有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诗集《白洋淀之曲》，以及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本》、《鲁迅和鲁迅的故事》等。这些作品，按其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四组：

一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的，有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吴召儿》、《碑》，散文《张秋阁》、《一天的工作》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

二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包括土改复查斗争生活的，有短篇小说《嘱咐》、《纪念》、《女保管》、《秋千》、《正月》和中篇小说《村歌》等；

三是，反映建国以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工

厂生活的，有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和特写《杨国元》等；

四是，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回忆学生时代、战时生活和怀念战友的散文与文艺随笔，大都收在最近出版的《晚华集》里。

孙犁同志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这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赞誉。那末，他的艺术风格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构成这种风格的要素又是些什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继续进行细致探讨和认真研究。我们认为，孙犁同志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人物描写、作品基调、艺术结构、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他那种以独特的艺术角度和方式描摹出来的时代风云录，那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那浓郁隽永的诗情画意，那纯熟新颖的白描手法，那浑朴自然的艺术结构，那精湛动人的语言艺术，他那种对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倾注了深沉而热烈的爱的艺术笔触，构成了孙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带有时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他很注意保持自己艺术上所特有的东西。他的作品不同于赵树理、柳青、杜鹏程，也不同于周立波、李准、王汶石。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清丽自然、婉雅蕴藉、秀美之气可掬，散发着冀中平原、太行山区特有的泥土芳香。有的人把孙犁的

小说和散文称作“诗篇”和“乐章”，称赞他为“诗人型和音乐型的小说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打个比喻的话，我们觉得孙犁的作品宛如一朵朵丰鲜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宋·周敦颐《爱莲说》《古代散文选》中册）孙犁作品似荷花，不仅是“不蔓不枝，香远益清”，而且是开放在朝霞如染的白洋淀里，那里波平如镜，荷箭高挺，一朵朵荷花上露珠晶莹，色香宜人，细看起来别有一种“美”滋味。虽说它没有牡丹那样妩媚娇妍，也没有兰草那样幽洁雅致，然而荷苞初放，朴素而葱俊，洒脱又秀丽，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确是独具一格，惹人喜爱。

对于作家的独特艺术风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是十分珍视、十分推崇的，并且从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积极进行倡导。他们指出，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创作，更应该各种各样、丰富多彩，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自由竞争。周总理曾经深刻指出：“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关于文学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因此，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必须保证有作家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要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促进艺术风格的自由

发展。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他们打着极左的“革命”旗号毁灭文艺，把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拖到了濒于灭绝的边缘。他们公然叫嚷：“创作题材不能百花齐放”！谁若谈及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就被他们视为“反面教员”。在这种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政策的统治下，百花齐放没有了，艺术风格问题成了禁区，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文艺战线经受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现在，万恶的“四人帮”已被粉碎了，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美好春天。在这样的时刻，重读孙犁的作品，更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它使人陶醉，使人激动，使人受到鼓舞。同时，我们也觉得，孙犁的作品在过去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成熟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家，研究和评论也是不够的。今天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已经到来，文学艺术必将出现新的跃进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家共同研究一下孙犁的艺术风格特点，总结一下他的创作经验，对于推动文学艺术不同风格流派的发展，繁荣文艺创作，提高艺术质量，都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下面，是根据我们读孙犁作品的点滴思考，初步整理出来的一些具体感受，不妥之处，请孙犁同志和读者同志们指正。

一、独具特色的时代风云录

孙犁在一本集子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有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农村速写·后记》）要写出时代的精神和方向，这是孙犁创作的宣言和指针。他的全部作品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宝贵结晶，忠实地记录下了从抗日战争到农业合作化初期，我国革命史上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风貌？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都有自己不同的艺术角度和处理方式。有些作品巨刃摩天，以雄浑的笔墨，高亢的调子，宏伟的气魄，刻划山河的奇险和时代风云的变幻。它的人物总是站在矛盾的尖端和生活的激流中间，经历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出生入死的考验。整个作品充满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如霆，如电，如长风出谷”，那惊心动魄的情节，那烈火狂飚般的英雄人物，使人读了兴

高采烈，热血沸腾，心怦怦然不能自己。孙犁的作品，对反映的主题则往往不是正面突破，而是侧面切入，很少英雄传奇式的故事情节，金戈铁马的热烈场面。他写的是平常人、平常事，着意于时代风云在人们灵魂中的折光，在“千万根灿烂的经线和纬线织成的花团锦簇”的现实生活中，“而表现它的每一根经纬，每一枝经纬组成的花，”（孙犁：《文艺学习》，P 122，一九六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中那一幅幅色彩鲜明、生意盎然的生活画面，那动人的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那诗一样的抒情调子，“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从平凡的景象中掩映出一团耀眼的奇异景象，但又不失其浓厚的时代气息。他善于用热情的彩笔“从日常生活中清滤出那些有分量的素质，以巧妙的艺术构思，精确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善于把描绘的一幅幅色彩鲜明、优美动人的画面跟时代风云的变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他写的是伟大时代背景投影下的日常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并没有把生活写成与世隔绝、飘忽不定的“世外桃源”，也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正如孙犁自己所说：“单单是日常生活的了解，那就只能限于风景画，只有在一次政治事件里了解他们，那才能形成风俗画，才能从政治上

再现生活。”（孙犁：《文学短论》，P 44，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所以，他总是在某一次战斗或政治事件的背景中去展开自己那些短短的故事，把人物的成长和思想性格的根茎伸展到社会本质的深处，在鲜明的时代背景中，去深化主题，用生活中的诗和美，反映伟大时代的风貌。如果说前一种作品，描摹时代的风云如惊涛拍岸，向读者扑来，令人惊心动魄。那么，读了孙犁的作品，则如一股暖流，默默地流布全身，虽然默默地流入，但在读者的心灵里却唤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澎湃的浪潮。这种浪潮，或许不象读了前种作品那样来得迅猛，但却能持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孙犁大量的作品是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但作者并没有更多地正面去描绘炮火连天烟尘弥漫的战争场面，听不到多少马鸣风啸短兵相接的厮杀声。这或许由于作者那点笔轻清、运语淡净、诗意盎然的艺术风格更适合表现、作者也更熟悉后方人民抗日斗争中美的人和美的事的缘故，总是在抗日烽火炮声隆隆和硝烟滚滚的背景中，抒写后方人民斗争中那些熔铸着火热的抗日战争气息的“无奇”的故事。日本帝国主义“在附近村庄放火，在田野、村庄、树林、草垛里搜捕杀害冀中人民”，“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也“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

野上奔流”。村里的青壮年都参加革命武装，打敌人去了，剩下的老人、妇女、小孩，担负着青壮年留下的全部劳动，身居敌后，还随时与敌人展开正面的、直接的斗争。在这农村划时代的历史大变革的年代里，“春天挑野草，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的姑娘；在“饥饿和寒冷的煎熬里，战斗和胜利的兴奋里”度过了“可珍贵的童年的历程”的儿童；在“漫长的劳动和跋涉”里操劳战斗的老人，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她）们忍受着风霜雨露，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坚持抗战，“即便是在黑夜，心也象明月”，“在风霜里，心也象火”，和祖国一块儿经历了艰苦的、光荣的时期。水生和村里的青年人（《荷花淀》）参军到大部队里去，水生妻和村里的青年妇女们深知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没有“拖尾巴”，毅然送走了丈夫。但是，敌人打乱了她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又“有些藕断丝连”，摇了小船去探望丈夫，不料在荷花淀里遭到日本军船的追击。幸好丈夫们的部队伏击敌人，打了个漂亮的胜仗，才救了她们。敌人不仅破坏了她们夫妇的团聚，连关心、探望丈夫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残酷的现实激发了她们自卫的力量，在劳动中学会了射击，一边打鱼一边“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配

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这些水乡的妇女，象那淀水中“高高的挺出来”的荷花箭，成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象那“迎着阳光舒展开”，“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成了白洋淀里的“铜墙铁壁”。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位对抗日工作“简直是有瘾”的“拚命三郎”——邢兰（《邢兰》），他从小放羊，当长工，“黄蘗叶颜色”、“铺着皱纹”的脸，“干涩”、“没有神”的眼睛，是旧社会痛苦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手脚举动活象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歌唱……”，则是内心真诚热爱抗日生活的感情的外露。因为他饱尝了被压迫、被奴役的痛苦，所以为了抗日，身上象蕴蓄着永远使不完的劲。家里穷得冬天小女孩都没裤子穿，他却毫不迟疑地拿出柴草为革命同志取暖，砍下自己的树木为农具合作社做木犁；敌人“扫荡”的时候，冬天“赤着脚穿着单衫，爬过三条高山”去探听消息；村附近有汉奸活动，他白天生产，晚上自动担任侦察工作。……他总是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一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唤起他抒情的兴奋，就已默默地潜入他灵魂的深处，暗暗地去做。跨入四十年代的第一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出现了邢兰这样的“新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缔造新生活，“自己活着，就是为了

别人活得更好”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还有那被敌人押到据点里去的小孩子黄敏儿(《黄敏儿》)，“把两只手插进上衣两边的口袋里，用他那有些蹒跚，象一个将军刚从他奔跑的马上跳下来走路的姿势走路”，以及他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胆量和智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在白洋淀里把敌人引诱到预设的陷阱里，“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的老人(《芦花荡》)，则身上又散发着孩子般的热情、希望和过多的自尊心、自信心。如果说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锤炼得孩子过早的成熟，那么抗日战争又使老年人唤发了青春，返老还童了。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人、孩子的身上，不都辉映着抗日战争的时代精神吗？

抗日战争，唤醒了人民。同时，它也冲激着一切，刷洗着一切；浮动了一些事物，也淹没了一些事物。这场风暴影响深远，深入人心，似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开始打破了人们“有形无形、传统久远的束缚和枷锁”，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社会风俗和伦理道德观念。“抗日”成了社会公认的美德，成了区别、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甚至它在男女爱情中，都占着突出的、重要的地位。原生和秀梅(《光荣》)，在抗日战争的整整八个年头里，一个出没在战争的烽火里，“在平原上夜晚行军，黎明作战；在阜

平大黑山下砂石滩上艰苦练兵”，“在五台雪夜的山林放哨；在黄昏的塞外，迎着晚风唱歌”，成了特等战斗功臣。一个在农村，象抗属的闺女一样，尽心地做着优属工作。不仅帮助老人们播种耩地，她也在播种一种思想，一种要求，把抗日光荣的信念，播进每个人的心里去。这对农村小儿女，他（她）们都热恋着一种共同的事业，把心血倾注在了抗日工作上。“抗日”把这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青年男女紧紧的连在一起。在这个共同的事业中，他（她）们爱情的潮水碰在一起、交流在一起了。虽然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心思对心思地谈情说爱，但是对于他（她）们的结合，人们却都感到“就好象雨既然从天上降下，就一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伍仁桥南堤坡上那一家搭着席棚卖豆腐菜馆子的“一班女将”们（《风云初记》），远远看见穿着“破军装棉袄”走过来的春儿，姐姐说：

“这个女同志是个老八路，刚打了胜仗的，她要到我们这里吃饭多好哇！”春儿在馆子里刚坐下，小妹妹就热情地用“两只手捧着一个豆青大花碗”，为春儿送来了“豆腐和丸子冒起了尖儿”的一大碗菜，并特地“加了油水”，“汤上面浮着很厚的荤油”。她们看到春儿只吃菜，没钱买干的，姐姐随即叫小妹妹又端来了一碟子热烧饼，

拿起一个就放进春儿碗里，说：“这烧饼不要钱，是我们姐俩请你吃的！”多么执着、亲切、浓烈的感情啊！在那样的年代里，不论是天南的，还是海北的；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是抗日的，就是一家，就是亲人，就应该热情招待。还有那卖了准备结婚的陪送花丝葛袄，给伤病员治病养伤的小胜儿（《小胜儿》）；结婚后，第二天就送丈夫参军的寡妇（《风云初记》）；甚至连山上寺院里的和尚也都投入了抗战的激流。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她）们身上都迸发着一种保家卫国的热烈情绪，内蕴着一股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民族的英雄儿女！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解放了的广大农村开展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孙犁那些晶莹可爱、楚楚动人的秀美篇章里，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吹进了新的时代气息。除了歌颂那些经过八年抗战离乱，在夫妇短暂的相会之后，象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又“象天上的星星”，在“眼前晃一晃”，继续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去青年男女以外（《嘱咐》），他又着力于描绘了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后欣欣向荣的气象，以及人们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追求。这些作品除中篇小说《村歌》外，大都是作者在